

□ 郑权

周末  
北国风

主编：施虹  
责编：曹晖  
执编/版式：毕诗春  
美编：倪海连  
投稿邮箱：  
hljrbbsc@163.com



松花江北岸大剧院雪景。张澍摄

风物

## 雪落江湾

□ 韩玉皓



雪后戏雪的孩子。张澍摄

下雪了，雪落江湾，天地浑然。我居临江高楼，凭窗而立，目之所及，尽收眼底。既有着“千里冰封，万里雪飘”的北国风光辽阔之感，更把眼前这一大片江湾的壮美景色收入框框。

松花江从西南而来，向东北流去。途经哈尔滨，这精灵的城市的异域风情所吸引，不肯径直而去。数百年来在江的北岸千折百回，留下了这道大大的江湾，冲刷出一片片湿地和宽厚的滩涂。

## 美丽的太阳岛

这江湾上最美的景致，当属太阳岛，它与流淌的松花江相伴相依。20世纪80年代初，一曲《太阳岛上》，让这个深藏于大江北岸茂密从林中的岛屿蜚声中外。如今的太阳岛不仅有了丰富的内涵，而且有着更广阔的外延。据说，新的太阳岛辐射面积方圆已达80余平方公里。从西南方向的四方台区域出发，沿滨水大道一路向东北，至新建成的松浦大桥，绵延几十公里，都揽入了“太阳”的怀抱。从太阳岛向西，可与呼兰河湿地以及众多湖泊相拥相接。金河湾湿地公园、金河湾影视城、“三湖一岛”、哈尔滨文化中心湿地，还有刚刚建成的江北船坞湿地景观，一水相连，众星捧月。大雪之下，玉带环绕，古老的太阳岛愈发年轻，大有天鹅项下“珍珠”之美。

哈尔滨素有“冰城”之称。但是，冰城的冬天，不只是有着零下几十摄氏度的严寒，更有着冰雪下的火热，展现着激情与速度。与太阳岛相毗邻的冰雪大世界，在风雪中英姿焕发。高耸的塔吊，飘扬的旗帜，轰鸣的钻机声，搅热了这个初冬，向世人昭示着北京冬奥会之年，这里将掀起更大的冰雪热。有媒体称，2021第三届哈尔滨松花江冰雪嘉年华以“快乐冰雪，相约冰城”为主题，总体规划面积约140万平方米，秉承着“一条松花江，两岸风景线”设计理念，充分利用宽阔松花江面，采用中轴两侧延展，镜像对称布局方式，着力打造核心娱乐区、趣味活动区、公益体验区、一站式体验区、机车扩展区五大功能区、三十多项娱乐项目。

22年前的冬天，喜迎千禧年，哈尔滨松花江畔建起了第一座“冰雪大世界”。从此，晶莹、梦幻、浪漫成了这座冰雪王国的代名词。

20余年来，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如期履约。今冬的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将以天然的冰体讲述冬奥的故事，借助冰建筑的声光动感，带你感受冬奥的魅力，深度还原曾经的冬奥主办国的异域精彩，以六大冬奥主题分区，献礼2022年北京冬奥会！

约400米长的大滑梯用一块块冰体浇筑而成，延续着往年的惊喜，带你感受不一样的速度与激情；一座120米高的雪花摩天轮，将会承载您在120米的高空俯瞰整个江湾，大江两岸的冰雪浪漫与梦幻尽收眼底；主塔形似冬奥圣火，巍峨耸立、神圣庄严。冬奥之光，闪耀世界，圣火之巅、激情相约、欢乐相聚、雪山飞扬，冰城人以火热情怀和丰盛的冰雪盛宴献礼2022年北京冬奥会。

今冬的哈尔滨冰雪大世界不仅艺术观赏性更佳，视觉震撼性更强，而且出行方式也得到了极大改善！哈尔滨地铁2号线从江南穿越松花江，出入口直接连接着冰雪大世界的售检票大厅，让所有憧憬着这座童话城堡的游人一站直达园区，再也不用为交通所困扰。从报道中看到，冰雪大世界策划了跨年夜、春节、情人节等多场主题活动，游客在游览园区景观、畅玩游乐设施之余，还能亲

身感受冬奥项目、参加主题活动，趣味性与参与感更强。

“松花江水波连波，浪花里飞出欢乐的歌”。这歌声不仅唱响在江水荡漾的夏季，而且回响在严寒下的冬天，它没有因为严寒而褪去青春的活力，而华丽转身有了新的舞台。

下雪了，起风了。寒风自西伯利亚而来，江风顺大江狂舞卷起堆雪。在这风雪之中，在高空俯瞰，能看到一座巨大的雪堆造型的建筑物，那就是大剧院了。于2015年落成的哈尔滨大剧院成为音乐之城的新地标。其型外观宛如江风削出的雪塑，又如随风飘舞的绸带，与周围的湿地景观相互映衬、浑然一体。设计师曾说“它是江北湿地上的雪堆儿”，当然，也有人称其为“雪山”，是江北“太阳系”的雪山，白雪皑皑之间，它隆起在松花江边。

## 江湾上的新风景

如果说，哈尔滨的“江南”彰显着“东方小巴黎”的异域风情，那么，“江北”以大剧院为地标，就是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当代范儿。

雪花飘落。从我看到的方向，墨绿色的穹顶更像是一个大大的麦壳造型，被银白色的丝网所缠绕。这个丰富的想象，使我好像听到了有歌声从那里传出。剧院大大的平台，是雪花铺就的天然舞台。一位抖音制作人独自享受这份宁静。一袭红衣，脚蹬红靴，蹁跹起舞，喜不自胜：“我爱你塞北的雪，飘飘洒洒漫山遍野……”

以大剧院为圆心，形成了江湾上又一道美丽的风景线。哈尔滨文化中心湿地公园，秉承了“海绵城市”的生态理念，通过景观手法修复被江堤隔离的湿地生态，为动植物的繁殖提供可靠的保障，利用湿地对城市雨水进行滞留与净化，植物种植乔木以白桦为主，穿插少量的水曲柳、蒙古栎等，水植物以荻、千屈菜、芦苇、香蒲等为主，加之原生态湿地中独有的植物塔头等，构成湿地公园异常丰富和多样的植物景观。

蜿蜒迂回的栈道上，铺满了积雪，像一条玉带从大剧院主体建筑向四处飘逸。摄影发烧友依旧是长枪短炮，捕捉最美的瞬间；垂钓者们凿出一个正方形、圆形或并不规则的冰窟，怡然自得的等着江鱼上钩；江湾的水还没有完全结冰，冰带竟活脱地展示出一个“如意”形，大自然的鬼斧神工给这美妙的环境以一个最好的注解。一群江鸥盘旋在空中，时而俯冲下来，直入江水，捕捉着猎物。这可能是它们在松花江上今冬最后的觅食。因为，更大的风雪即将到来，江面会在一夜间完全封冻。这时的孩子们和这江鸥一样，与雪嬉戏，与严寒为伍。看那，湿地公园如今成为孩子们的乐园，打爬犁、打雪仗、滚雪球、抽冰尜、要雪圈，不亦乐乎；开心的笑声，回荡在大剧院周边，吸引着欲飞的江鸥水鸟，放慢了速度，拍打下翅膀，站立在残荷尖、灌木中，还有那只停泊的小木船上。

江湾无处不飞花，十里长堤十里歌。下了一天的大雪，可能是累了。傍晚，雪停了下来，夜幕降临，华灯绽放。远之四方台、阳明滩大桥、松花江公路大桥，近在大剧院、中源大道、东北虎林园，楼下龙江第一村，再到百年老江桥，远至新松浦大桥，一排排路灯，一行行冰莹，一条条流线，一道道彩虹，编织成大江之北最绚烂的色彩。白天很清晰的路线，怎么到了这时分却迷乱起来。雪雾晶莹，人坠星海。行驶的车灯，曳曳其中，如流动的音符，穿梭往来，又如织线，编织着江湾夜幕下最美的色彩。

岁末月刻  
东北大烟炮

□ 张伟东

十冬腊月里的东北，如果不刮上一两场大烟炮，就等于冬天没有来过。没有见识过大烟炮，你也就体验不到什么叫凛冽；没有经历过大烟炮，你也就不知道什么是数九寒天。

大烟炮，曾经是北方冬季里司空见惯的一种气象，更是一道奇观。通常在三九天里，一场铺天盖地的大雪降完之后，大烟炮就刮起来了。

怒吼的寒风挟持着雪粒子疯狂地抽打着这个世界。大烟炮像哥斯拉一样张牙舞爪着膨胀起来，歇斯底里地嚎叫着，不可一世地咆哮着，无孔不入地扑向山川，扑向原野，扑向大河，扑向树木，扑向房屋……仿佛要席卷和埋藏尘世间的一切。它横着刮，竖着刮，斜着刮，转着圈儿刮，拧着劲儿刮，肆无忌惮地刮，直刮得天地间一片迷茫，混沌沌沌，没有了尽头。虽然大烟炮的阵势看上去有些恐怖，但是在这样的天气里，偶尔也会碰上一些奇闻和趣事儿。譬如，有离窝的野鸡出来打食，被大烟炮刮得晕头转向，无处藏身，情急之下，就赶紧一头扎进雪窠子里，尾巴撅在外面，野鸡以为这个姿势很安全，却让捕猎的人逮个正着。有的野鸡眼睛被雪面子糊住之后就不停地流泪，边化边冻，眼睛上就挂着丸子般大小的冰蛋子，瞅不见路了。翅膀尖的羽毛上也坐着冰砣子或者是雪块子，飞得非常吃力，跌跌撞撞着落在庄户人家的窗台上避风头。过去的东北，多数人家的窗户都是拿纸糊的。野鸡嘴尖，用力一截，窗纸就破了，然后一头就栽进人家外屋的饭锅里去了……

大烟炮也是有规律的，差不多刮上三天就渐渐地销声匿迹了。沉淀下来的世界澄静而辽阔。放眼一望，山是白的，树是白的，江河是白的，房屋也是白的。经历一场大烟炮之后，世界变得冰清玉洁了。莽莽原野之上，雪浪此起彼伏，一个紧连着一个。有人脚上穿着皮乌拉，身上裹着羊皮袄，手里拎着木棒子在雪原上追狍子。狍子听到了惊吓，将尾巴上的一撮白毛扎撒开，亮着白屁股在雪浪里跳跃着奔逃。雪积得太深了，狍子的四条腿用力一蹬，雪壳子就托了肚皮。猎人也深一脚浅一脚地在雪窝子里跋涉着，追累了，就大喊一声，“狍子！”狍子听到有人喊它，就停下来，好奇地回头瞅，像是在捉摸，这大冷的天儿，是谁在后边喊我啊？趁着狍子一愣神儿的工夫，猎人一棒子横飞出去，不偏不倚地就打中了狍子。狍子也会和野鸡一样，被猎人追得无路可逃的时候，就钻头不顾腚了，把脑袋插进雪堆里，以为这样就不会被猎人发现了，因此，人们称它们为“傻狍子”。

大烟炮过后，冬捕的人们扛着冰镩、拎着铁锹和抄罗子，开始三五成群地出门活动了。有不怕冷的小孩子脚蹬乌拉滑子跟在后头，一边溜冰一边凑热闹。捕鱼人用铁镩将江面上的浮雪清出来一块，露出冰层，拿冰镩在上面画出一个圈儿，然后就咔咔地截冰。最后，截开一个冰窟窿，冰层下隐藏着强大的压力，瞬间就把江水顶上来了，喷出的水柱里裹着野生的“三花五罗十八子七十二杂鱼”接二连三地跃向半空，场面蔚为壮观。活蹦乱跳的江鱼落到冰面上，翻腾没几下，身子就冻挺了。捕鱼人抓紧时机，把抄罗子伸进冰窟窿里顺着一个方向不停地搅，又能搅上好多的鱼来。等到了晚上，还会有挎着筐提着灯笼到江面上遛鱼的。蹲在冰窟窿边上拿灯笼一晃，瞄见有鱼奔亮儿游过来，拿瓢就舀，遛上三五个冰眼，大大小小的鱼就舀满筐了，回家里让女人拾掇出来，够全家老小美美地吃上一顿了……

随着全球气候变暖，大烟炮的气象奇观，如今在东北也很难遇见了。“棒打狍子，瓢舀鱼，野鸡飞到饭锅里”的奇闻和趣事儿，也成了更加遥远的传说。

## 那年大风雪

当我爬到院子中间的时候，才从雪中露出头来，站起身长舒了一口气，雪溜腰深。回头再看房子，被雪埋得无影无踪。屯子不见了，眼前一片崎岖的雪丘。我惊奇之中大声叫道：“好大的雪呀！”雪的下面竟然传来了回应声：“有人出去啦？快来人呐！救命啊！快帮我把门打开吧……”呼救的声音起初来自左邻右舍的位置，紧接着全屯子到处都有，此起彼伏，不绝于耳。这就是1983年4月29日，松嫩平原西部的一场大风雪留给我的最初印象。这场大风雪也掩埋了当地所有人关于大雪的记忆，超越了当地有关大雪的所有记录。巴哈西伯村，我祖辈生活的的地方，几百户乡亲，我想，我终于有机会给你们帮大忙了，既然我能出得来，我就有办法让大家出来，虽然当时我还仅仅是个小学生。

这场雪，是从4月28日下午开始下的，雪花特别大，飘飘洒洒，柔和而温润。有人说，都开春儿这么长时间了，下也不大，下大也站不住，常言说得好，春雪不过嘛。4月29日早上，我在大惑不解中琢磨，按说早就应该到春天的时间了，可还是一片昏暗。我听见母亲在外屋用力地推门声，一边推，一边在说，坏了坏了，门开不开了。我迅速穿好衣服和鞋子，跑到外屋，弟弟也跟了出来。

我让母亲躲开，带着弟弟一起冲撞房门，撞了几下，门才开了巴掌宽的缝儿，就纹丝不动了，雪太厚了。母亲说回屋去找工具，我则用手快速地从门缝的上部往屋内扒雪，弟弟在下面扒雪，门缝儿越来越大了。我渐渐地挤出了房门，大把大把地扒雪，弟弟不停地把雪扒进屋内。很快，房门大开了。我定了定方向，猛然扑进雪里，我判断院子中间的雪不一定有多厚，实在不行，我就继续向前，摸上柴垛，那上面的雪一定不厚。

冲了几步，就变成了爬，而且呼吸逐渐困难起来。我一手攀在脑门儿前，一手拍打雪，使面前有些空间，喘上几口气，就继续爬。这时我听见母亲在问，你二哥上哪去了？弟弟回答，钻到雪里去了。母亲就焦急地喊，不行啊，快回来吧！喊着喊着就变成了哭喊。我一边说着“没事儿”，一边从雪中爬了出来。

我扯开嗓门儿喊道，都别着急，把雪从门缝往屋里扒，门就能打开了。真灵，呼救声瞬间停止了，一定都在扒雪。我在院子和房门之间“扑腾”了几个来回，房门露了出来，就算开出了“道”。姥爷找到铁锹，去挨家挨户帮着开门，父亲也出去帮忙。姥姥开始点火做饭，大哥刚要起床，妹妹还在睡懒觉。我蹬着雪出去，又喊着告诉了一些人家开门的方法。



东北的大雪。

当家家户户的门都打开，雪清理个差不多的时候，突然有人拍着大腿大呼，完了完了全完了，大田的苗儿刚出来，这下可毁了！今年的口粮都别寻思了，等着挨饿吧。有人安慰说，不一定，兴许禾苗冻不死呢，再说还有组织上呢。吃完早饭，我带着弟弟妹妹去上学，跋涉到学校附近才发现，学校“没了”，被雪盖住，变成了“雪山”。没办法，只好“放假”了。雪还在下，积雪的平均厚度超过了1米。底层的雪在不断融化，形成水流，汇集到了低洼处。到了晚上，气温骤降，雪水冻成了冰。

据《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志》记载，1983年4月28日至4月29日，全县遭受历史上罕见的特大暴风雪袭击，造成交通、通讯、高低压输电线路中断，停电、停水，致使6人死亡，倒塌房屋295间，冻死大牲畜4718头（匹），冻死羊8044只，直接经济损失折合人民币290万元。不仅如此，扬水站等大型农田水利工程，也都悉数毁于大风雪。

根据后来的估测，这场大风雪的降雪量虽然很大，但是，单凭降雪的平均厚度，是不可能造成封屯闭户的后果的。由于大风的缘故，才使得村屯被大雪吞没。降雪的初期，刮了短时间的南风，接着就是大北风，房前大量积雪，直至过高房顶，野外的雪被风吹进屯里，埋没了整个村庄。大风雪过后，野外的雪层厚度只有30厘米左右。

4·29大风雪堪称松嫩平原气象史上的一个奇迹，然而，大风雪过后，人们见证了又一个奇迹。被冰雪“折磨”了好几天的禾苗，不但没有死，还活得特别有后劲儿。后期播种的庄稼，也都赶上了几十年不遇的好墒情，加上夏秋两季风调雨顺，这一年的农业生产竟然取得了少有的大丰收。于是，人们便忘记了雪灾之痛，说这是“瑞兆丰年”。

松花江畔雪景。  
张澍摄

龙头新闻  
更多内容  
请关注  
妙赏频道